



洪華容 ◎一九五六年出生於高雄市，一九九六年移民溫哥華，一年後參與慈濟，二〇〇二年受證成為慈濟委員。二〇〇五年七月，因為小兒子泰儀的一場病，他們重回臺灣，到花蓮慈濟醫院接受治療；次年十二月兒子不敵病魔摧殘而往生，自此她的人生如同跌入幽谷，一度悲不可抑，痛苦難熬……

以病為道場

梁玉燕

二〇〇六年的耶誕節，洪華容面對她從沒想過的事——「喪子」，她沒做好修習這門「人生學分」的準備；二〇〇七年中秋節，華容選擇從加拿大的西岸搬遷到東岸，再次跨步前行，要為已經往生的兒子，一圓未了的「慈青夢」……

她的小兒子吳泰儀最後還是走了。後事辦妥後，洪華容回到離開一年

多的僑居地。當她再次出現在慈濟加拿大分會時，削瘦的雙頰和隨時奪眶而出的眼淚，令人看了心疼；若不是無常的捉弄，她給人的印象，應是一張親切可掬的笑顏。

前塵往事 處處有愛

見她迎面而來，幾位志工趨前緊緊擁抱她，輕輕的啜泣聲，是這位母親心碎無助的低語。志工拉來一張椅子，讓華容坐下，靜靜地聽她釋放思念孩子的心聲；一年又七個月，那是一段痛苦的煎熬，也是泰儀罹患淋巴瘤，與死神拔河的漫漫歲月。

泰儀是加拿大「慈濟青年聯誼會」（簡稱慈青）的一員，個性活潑、開朗。突遭病魔襲擊，如晴天霹靂，讓吳家的生活亂了步調，他們選擇回到臺灣花蓮慈濟醫院就診，從此以醫院為家。

一次次的化療，隨著泰儀的病況起伏不定，華容的心情也跟著動盪難

安；不忍愛兒飽受病痛折磨，當媽媽的卻一點辦法也沒有，憔悴、無奈，寫滿華容的臉龐。

年少時期的泰儀患有氣喘病，疼子心切的華容，為了尋覓一個適合孩子健康成長的環境，舉家移居加拿大的溫哥華。就讀九年級（高一）下學期時，因為學生都要有志工服務時數，泰儀便選擇到素里市的敬思老人院服務。

原本只是抱持應付的心態，沒想到服務滿十週、達四十個小時後，他居然愛上這一份助人的工作；在母親的陪伴下，和哥哥承儒接連參加社區慈青的家庭聚會，從中激發他策劃、主持、表演的潛能。受證慈青承擔幹部以後，泰儀更活躍了，無論是分享環保理念、演繹手語劇、帶領大溫哥華慈青生活營隊等等，都表現得可圈可點，直到健康出現了警訊。

那是念大二時的暑假，在七月天的一個星期五晚上，泰儀和往常一樣，邊觀賞電視長片，邊做著仰臥起坐，一切再普通不過了。隔天早上，



洪華容處理好愛子泰儀的後事後，流連於泰儀的房間，睹物思人（上圖）。洪華容（右）目前擔任慈濟多倫多支會培訓幹事（左圖）。



洪華容於加西慈濟素里人文學校指導花藝。

他告訴華容，覺得自己的肚子總是怪怪的，很不舒服。於是，華容帶他去
看家庭醫師，醫師開了腸胃藥給他吃，母子倆希望這只是一般腸胃方面的
疾病而已，可是兩天過後，情況未見好轉。

心疼孩子的華容，試圖以推拿減緩泰儀的腹痛，卻在無意間撫觸到他
如拳頭大的硬塊，當下，從事過六年護理工作的華容，心裡暗覺不妙，隨
即找旅行社安排劃位，說服泰儀趁著暑假有兩個月的休養期，一定要趕緊
回臺灣檢查。

向來樂觀、理性的華容，以多年的護理經驗，判斷這症狀非同小可，
雖然腦海閃過「糟糕！怎會這樣？」的念頭，但是很快地便被上人的法語
所取代：碰到境界時，要顧好自己的心念，把身體交給醫生，把心交給佛
菩薩。她隨即做了盤算，在一週內快速安頓好原本承擔的慈濟任務和家務
事，匆匆飛返臺灣。

突來的考驗令華容措手不及，陷入難過與困頓是必然的反應，但那只

能是默默自我承受，暗暗在內心折磨著。尤其回到臺灣時，當醫師宣判病情時，面對一再自責的另一半，縱使煎熬，華容也不敢把脆弱的一面表現出來。

「怎麼會這樣？我們又沒有做虧心事！老天爺怎麼會這樣處罰我，把我過敏性體質遺傳給孩子？」相較於先生無法接受事實的埋怨和無助，華容沒有跟著附和，只是更堅強地把上人的法服膺於心，告訴自己要用正念不斷地祝福孩子：「一定會沒事的，一定會有奇蹟出現，泰儀一定會好起來！」

二〇〇五年，母子兩人在移民九年之後重新踏上故鄉的土地，華容夫妻和泰儀多次進出花蓮慈濟醫院。次年初，因為腫瘤壓迫到腸胃道，泰儀無法進食。腸造口護理師吳麗月，從泰儀口中得知他非常想念披薩的味道，有一天，果真叫人送來一個大披薩，她說：「來！你可以先解解饞，嚼一嚼，再吐掉。」

吳麗月的貼心還不只如此，她無償提供家裡的空房間當華容的臨時住所長達三個月的時間，讓她有個「家」放鬆心情，也可以洗衣服、煮熱食。

在骨髓移植室，華容同樣遇到好心人。從美國回國的劉鏡鏘師兄和妻子，知道泰儀的病情後，除了問候外，甚至熱心提出邀請：「我們就住慈濟大學對面，歡迎妳隨時到我家來，食物要加熱、要洗衣、要休息，方使得很！」說罷，便領著華容到他家去，不但介紹居家環境，也馬上把家裡鑰匙給了她。華容與他們夫妻倆素昧平生，這分關愛令她有些不知所措；她紅了眼眶，把鑰匙緊緊地握在手心，頻頻道感恩。

吞忍病痛 化身志工

泰儀的病情始終沒有好轉，但他一直表現得很堅強，雖然療程一再往後延，化療、手術、藥物、配對，每一道都是難過的關卡，他都一一挺過

來了。做化療時期很辛苦，但他的求生意志極強，堅持每天要繞著電梯間徒步二、三十分鐘，維持體力。與大愛臺記者聊天時，僅受完臺灣五年國小教育的他，還能侃侃談到中國歷史人物，讓人留下能言善道的印象。

在反覆的治療中，即使是個年輕人，身心也是備受折磨。證嚴上人曾形容泰儀是個陽光青年，病體陷在痛苦不堪的深淵中，仍然笑容滿面。要是他的病情穩定，不用被隔離的時候，就會跟著護士依餐車上的號碼，在病房區送晚餐，一隻手打著點滴，他就用另一隻手替病人服務，過過當醫療志工的癮。

正當泰儀接受化療一段時間後，效果甚佳，所有人都為他歡喜之餘，花蓮慈院病房裡恰好有一位從加拿大回來治療的年輕孩子，這孩子很得父母寵愛，行為卻很令父母傷心，不但吸毒成癮，傷害了自身健康，全身無法動彈。當時泰儀也走入那個吸毒年輕人的病房，與他互動，以親身經驗輔導他。

泰儀深刻感受到當身體失去健康，最操煩的莫過於父母，這時更能體會行善行孝要及時的道理。儘管病痛難當，孝順的他怕媽媽擔心，百般忍耐，只有在醫師查房問診時，才肯老實吐露疼痛指數。

有一天，泰儀在無菌室準備接受幹細胞移植。其實，家屬只要穿上隔離衣，就能進去探望。當華容得知有兩位比泰儀年少的病患也在病房裡，為了維護他們的健康，以前也從事護士工作的她只好割愛，透過通話系統告訴泰儀：「媽媽不能進去，你如果害怕，就挑選茵阿姨當媽媽依靠吧！」無助的泰儀不再偽裝堅強，緊緊抱著呂選茵護理師，任由淚水漫溢，嚎啕大哭。那是他發病以來，僅有的一次哭聲。

華容知道泰儀的身體很痛，要他堅強、忍耐，真的不舒服無法承受時，就得打止痛藥。泰儀表現出來的勇敢，媽媽疼在心裡，但有時他又很幽默。有一回，加拿大的慈愉師姊帶了兩杯咖啡來探視，不能進食的泰儀調皮地問：「師姑多買的這杯是要給我的嗎？我想用來漱漱口。」隨後，

他又說：「真要喝下咖啡那怎麼行？我已經打了很多止痛藥，如果我走在街上，遇到警察來驗尿，會以為我是吃了禁藥……」登時聽得大家都笑了起來。

「我感恩大家，感恩所有的人，更要感恩師公上人來看我。」只要有人來探望，母子倆都是滿懷感恩，尤其是泰儀，總不忘把上人來看他這件事與大家分享。在溫哥華，泰儀是個很有人緣的慈青，回到花蓮，依然有無數夥伴的愛圍繞身邊。有趣的是這群大孩子總會在課餘，由醫療志業發展處曾慶方師姊帶領結伴前往探望，本來要教這位「僑生」手語，露了幾手、彼此過招之後，才發現他的手語比得呱呱叫，都可以當大家的老師了。

做幹細胞移植時，慈濟大學的慈青準備了畫著各式各樣的泰迪熊、趴熊的大型海報，貼在透明玻璃窗上，鼓勵泰儀；甚至在外面唱歌，藉著肢體語言為他加油。母親節來臨，他們拎著蛋糕到病房給華容，說是要替

泰儀盡心意，「您辛苦了，要加油喔！」

兒子一次次接受手術，華容的心也像一寸寸被撕裂一樣難受。她總是把希望寄託在更先進的醫療技術上，一得空，便專心誦讀《普門品》、《藥師經》……這是她唯一可以為孩子做的事，更期待曙光會出現。

捨身菩薩 成就大願

上人在志工早會時提到泰儀，從發病以來，皆顯現堅強、開朗的心性，教人疼惜。

「上星期聽說他已病危，住在加護病房，我去看他。他因為氣切插管無法言語，便向我比手勢，比比自己的心，表示一切OK，他準備好了。儘管病到這般程度，他的道心還是很堅強，立信、立願、立誠、立德，念純心寬，心靈相通。」上人慈示，泰儀在過去生寫下了這樣的劇本，但是此生接觸了慈濟，便懂得以病為道場，用歡喜心接受病痛與生命的消

逝……

耶誕節那天，泰儀的病情急轉直下，終究撒手人寰。惠美、寶彩和蘇足師姊陪同靜思精舍德勸師父一行人來探望華容，並且關懷問道：「要不要考慮捐大體？」這道難題考驗著華容，上人親自為她開示的話語也在腦際響起，「即使生命短暫，但一生都在修行，慧命將持續成長；等待另一段因緣成熟，再踏上菩薩道……」華容不斷問自己：「到底我要怎麼做才好？」

這一切大兒子承儒看在眼裡，也有了不同於以往的想法。「媽，以弟弟愛追根究柢的個性，他一定想知道自己到底得的是什麼病，何況他喜歡幫助人，肯定不希望再有同樣的遭遇，發生在別人身上。」

承儒的一席話，提醒了心思慌亂的父母，馬上下了決定。華容和先生吳偕燭決定成就孩子成為一名「捨身菩薩」，在返臺參加營隊的加拿大慈青和醫護人員一同助念下，在佛號聲中，將泰儀的遺體捐出，進行病理解剖。

在花蓮靜思堂外面的長廊上，華容再也忍不住，一個人蹲在角落放聲痛哭，明知道與孩子的世間緣分已盡，但心裡還是萬般捨不得。

回到溫哥華以後，她把泰儀的慈青識別證放入自己的慈濟委員識別證裡面，她要在做慈濟時，也帶著泰儀一起做。此後，在社區及分會，她的身影出現得更加頻繁；每當舉辦活動需要人力時，不論是茶道、花道、布置、志工站……華容總是全力配合。

加拿大分會經常舉辦營隊，擅於插花的她，除了肩負起裝置藝術等美化工程，也配合夥伴為學員準備茶水、點心；培訓課的醫療志業系列需要「生命教育」的講師，她也義不容辭，勇敢地上臺分享泰儀罹患淋巴癌的治療過程，到最後不幸往生的心路歷程。

她外表看似堅強，其實經常悄悄隱身在會場的一角暗自啜泣，因為這裡的一景一物，處處都有泰儀的身影，她難免觸景傷情。

四月清明節時，在「祭祖追思會」的舞臺上演《跪羊圖》舞臺劇，她

思及幾年前，曾與泰儀合演過《父母恩重難報經》音樂手語劇，如今母子離散，難掩悲戚，頓時淚如雨下；加拿大分會與全球同步舉行「佛誕日·母親節·慈濟日」聯合慶典，一連串親子遊戲，同享天倫的歡樂笑語處處可聞，完成布置任務的華容，默默避開一幕幕母子同歡的溫馨場面，獨自躲到暗處掩面痛哭。

當畢業學子揚帆待發的季節到來，慈濟素里人文學校畢業典禮當天，不少父子、母女攜手參加，場面熱鬧滾滾。觀賞慈青的手語表演時，讓華容又開啟了記憶的匣子；相同的舞臺，愛兒表演的模樣歷歷在目，想到這裡，又一次敵不過內心脆弱的吶喊，淚水再度決堤。

一念心轉 幸福滿滿

在溫哥華，除了慈濟事之外，素里的家就是華容和偕燭的全部活動空間。華容看著走不出喪子陰影的偕燭常眉頭深鎖，眼睛不時浮出薄霧，除

了偶爾受邀當志工，幾乎足不出戶，她深深不捨也無奈。

曾淑珍和覃凱苓師姊擔心華容夜裡失眠，會胡思亂想，不畏路途遙遠，特地開車過來「陪睡」；慈青們看到華容在活動場合出現，總會自動靠攏過來，摟摟她、安慰她，甚至獻上康乃馨，為她拭去淚水。

幾個月以來，慈濟志工積極邀她參與會議，請她貢獻所長，要她分享生命故事……無非希望她能夠走出家門，打開心房。

「如果泰儀還在人世的話，他現在應該是……」縱然在華容的心中，清楚地知道孩子已經走了三個季節了，但她思子心切，每天清晨依然會在泰儀的寢室裡點一盞燈，對著遺照說話，彷彿他還健在一樣。

直到有一天，一個不同的念頭突然閃過，「我還有承儒啊！」理智告訴華容，不能老是浸淫在哀傷的情緒裡，「這樣對遠在多倫多的承儒是很不公平的，他還只是個大學生，也需要父母的呵護關懷啊！」

於是，華容夫婦動身，飛往東岸多倫多，看兒子、找房子，決定在那

裡覓一處安身立命的家。

回到溫哥華，他們賣掉素里的房子，處理一切善後。搬家前夕，大溫哥華地區的慈濟志工，用最具體的行動為她送行。由許心圓、鄭俊儀號召近十位男眾志工登門協助，打包物品、搬運家具，合力將一件件家具，堆疊到租借來的大型貨車上。華容在志工們的祝福下，離開溫哥華，前往東岸多倫多，展開另一段新生活。

華容的心情如塵埃落定，偕燭則是漸入佳境，天天忙進忙出，為住家進行修繕隔間工作，在空出一個小房間紀念泰儀的同時，也計畫騰出一樓客廳，提供多倫多慈青作為活動場所，接引慈濟的新世代。

華容和先生帶著眾人的祝福，要為愛子一圓未了的慈青夢！

【附錄】

一輩子的約定

文／陳勵瑩（加拿大慈青二〇〇六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參加泰儀追思會感言）

魚看著水晶球

他，

有個夢

想要飛。

今天是二〇〇六年的耶誕節，

魚缸的玻璃透明了。

TZU CHI FOUNDATION

空間，

沒了束縛，

魚

飄

起

往落地窗的方向飛去。

像是期待著，

雨後天晴的

彩虹天空。

這次營隊有很多的第一次。

第一次沒有怨言而很慶幸可以參加；

第一次參加了告別式；

TZU CHI FOUNDATION

第一次在短時間內流了最多的眼淚；

第一次體會到行善和行孝不能等；

第一次真正地確立了人生的方向。

回想起跟Terry（泰儀）的認識也有七、八年了吧！

從一起當學員到當區裡的幹部。

他，

總是笑笑的帶著陽光給大家。

就連他的冷笑話，也會讓人冷到發笑。

這是我一生中第一次面對的生離死別，

告別式那天，我負責攝影的工作，為整個過程做記錄。

TZU CHH FOUNDATION

看到華容媽的憔悴，吳師伯的欲哭無淚，及年歲不小的外婆無力地頻頻拭淚。

我邊念著佛號，邊哭邊發抖拍著整個過程。

眼淚，

模糊了我的視線。

那一刻，我不忍按下每一次快門。

在等靈車到來時，我嚷嚷著像個小孩似地吵著說：「我不拍了！我不

想拍了。」

眼淚拚命地掉，

我，

無法控制。

同行的夥伴安慰著我說：「好！好！乖，我們不拍不拍。」

但是想著我有使命替Terry（泰儀）為他的生命做好最後的記錄，擦著淚，看到有好的鏡頭還是衝去拍了。

從鏡頭裡，看到了大家的不捨，但也看到了大家臉上的那分堅定，那分要代替Terry（泰儀）繼續完成使命的心。

Terry（泰儀）

你知道嗎？

因為你，

讓我們上了寶貴的一課
都成長了不少。

TZU CHI FOUNDATION